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七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五年六月辛亥朔蕃官皇城使李德明領資州團練使賞功也 詔廊延路轉運司葭蘆寨瀕河東路葭蘆寨對岸既城葭蘆即客戶天渾定戶等寨皆可省去合其兵力專事葭蘆委蔡睦相度施行既而睦以為不

可廢 詔鄜州制勘公事近追繫八十一人當此盛暑  
非人情所堪可限十日結案景思誼張誼張堯發來赴  
闕如有罪案後以聞其得力蕃官亦先疎出有罪就鞫  
之 四月甲寅遣宇文昌齡勘劉紹能於鄜州今催結案  
恐非紹能事五月丙戌張舜民送鄜州供答當是勘  
高遵裕出界事景思誼張誼張堯發所坐當考七月十七  
日張堯發以通直郎上書擢環倖密記六月十四日甲子  
二十二日壬申七月五日甲申十三  
日壬辰二十二日辛丑皆合參照 詔陝西都轉運

司昨起乾糧千八百九十萬斤可以存留者隨處樁管  
不可存者兼充軍食 詔陝西轉運司體究閿鄉令王

師軻託疾避免部押人糧至軍前罪狀以聞 又詔自

今宗室防禦使轉觀察使已上聽太宗正司磨勘歷任  
保明奏降中書取旨其副率至防禦使即中書磨勘進  
狀請畫敕授 環慶經備司言斬西賊統軍威明墨沁

威副統軍阿布雅得銅印起兵符契兵馬軍書并獲蕃

丁頭凡三十八級詔以印符契兵馬軍書來上 據張守約墓銘

西賊犯懷安寨守約出他道斬二統軍蕃兵四十六級  
生擒八人發兵符契二甲馬六十四銅印六即此役也

癸丑吏部尚書李清臣言嘗奏論門下中書省全錄畫

黃直付所司事今又於詳定官制所受到前批無押字  
畫黃四件雖著門下中書省官及名即無首尾可顯何  
處送到門下省進呈在格當錄其事自留本省以畫黃  
付下既以書名則體不當押字而所承受官司各有付  
受歷照驗豈得不知來處詔清臣分析以聞其後罰銅  
十斤清臣傳云清臣為翰林學士詳定官制遷吏部尚書故事除官宰相與參知政事同進擬官制行獨  
中書省取旨而尚書門下不預持權者病之數奏以迂  
回為言清臣請對具為上指陳尚書門下所以不便之  
意乃命清臣仍領官制有疑就質之執政怒摘前奏中  
語謂清臣有不當議者欲出之詔俾贖金清臣傳蓋因

晁補之行狀載贖金事  
與實錄不同附注當考

上批張守約累稱探得近邊

賊馬屯聚今來出界帶領軍馬不少其所斬獲不多便  
稱今已小捷引回顯是過為大言中實畏怯不切前去  
掩戮方當盛暑虛有煩擾可令分析以聞既而守約自  
陳出奇掩擊所獲雖少然皆其酋領上釋之

甲寅修兩朝正史成一百二十卷上服靴袍御垂拱殿  
引監修國史王珪修史官蒲宗孟李清臣王存趙彥若  
曾肇進讀紀傳賜珪銀絹千宗孟六百各賜對衣金帶

改官並不聽辭免珪賜一子緋章服清臣存彥若肇子  
遷一官與修史官蘇頌黃履林希蔡卞劉奉世各賜銀  
絹有差故相吳充銀絹六百故史館修撰宋敏求百五

十

兩紀並書王珪上兩朝史

河東轉運司言臣僚上言府州威遠

麟州飛騎各兩指揮乞每州更增兩指揮許本路諸軍  
投換加料錢至五百本司據河外物價翔貴頓增馬軍  
四指揮似出非計乞仍舊料錢止招土人不許投換詔  
威遠飛騎見闕人數特增利物錢千招填候及元額以

聞 詔渭州推勘涇原轉運使葉康直公事可限十月

結絕吏人免追

此因朱本已未康直改陝西路運副

先是涇原總管司承

受文字梁同奏康直轉餉糧米腐惡不可食大抵為粟  
十八九難以責士死力上大怒曰關右之糧每斛數千  
而輓輸之費倍之今貴糴遠餉反不可用徒弊吾人於  
道路則康直可斬也王安禮曰一梁同言耳疑未得其  
實請按之上乃遣新陝西轉運判官張大寧與同參覈  
其事且械康直於獄以待簿責焉既而審驗得米十八



九意始解出康直於獄復其使事

此據王安禮行狀增入康直初下獄是何

時正月二十九日  
張舜民云云當考

上批河東不能出力展托境土吳

堡葭蘆今創為修築洎成但交割守之而已雖創添兩

寨其實已併七寨人馬防戍餘皆舊日邊面未知因何

如此艱難保據顯是上自主帥下至將佐惟欲廣占兵

馬不恤耗蠹國財便已自營餘非所知其王居卿並管

勾麟府路軍馬張世矩不可倚仗其別選官代之世矩

降一官移西河路將 西京左藏庫使吉州刺史內侍

押班石得一再任皇城司

得一再任皇城司朱本有之墨本不載今從朱本當考初

任是何月日蘇利涉傳云利涉勾當皇城司循故事邏者報事不皆以聞後石得一代利涉事無巨細悉奏御且購以賞民間往往以飛語受禍利涉傳在神宗錄元豐五年十月九日其後陸佃坐此被責事在紹聖二年二月四日韓駒云神宗置八廂探事人中官石得一領其事每夕語其下曰明日要好公事由是邏察嚴甚悉以付大理寺寺卿楊伋元祐間謫黃州東坡當制云豈有數年之間坐數萬人之獄謂此事也元豐七年內失一金孟上甚怒詔得一必獲賊得一奏乞捕者與供庫使犯者不問一切處斬及獲賊乃得一之子有司以斬論時謂報應致然

熙河經略安撫司奏蘭州內外官屬法當

撥地為圭田今新造之區居民未集耕墾人牛之具皆

疆役之乞計數給以錢鈔而留其地以為營田或募弓箭手從之

乙卯詔承事郎權管勾秦鳳路常平等事張大寧移永興軍路依舊兼提舉熙河等三路弓箭手營田蕃部

是日三省因論奏趙彥若草呂公著告詞事王珪曰彥若性多執昨修國史龐籍傳种世衡之子古上書以其父首用間以殺雅爾旺營遂致元昊乞和龐籍為樞密使抑其功朝廷下御史臺定贈世衡防禦使彥若爭此

一事久不決雖然事在境外固不可知上曰是不然當是時元昊作逆既久困於點集其勢已蹙非因世衡用間昔鄒與魯蘭三戰而三北之小固不可以敵大以中國事勢元昊區區一小國爾安能抗也珪又曰世衡在青澗城久邊人至今思之以謂有良將才上曰世衡不知教養士卒使之樂戰欲以口舌取勝昔吳起為楚將損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從橫者遂成霸業此所謂知本矣初彥若

草公著知定州告右丞王安禮父名益嫌用益字輒塗改數句彥若不從及權起居郎因對邇英閣奏之上曰安禮侵官當戒之月餘中書取安禮所塗草彥若即以進入故及之上批昨據李憲奏請涇原路自熙寧寨進置堡障直抵鳴沙城以為駐兵討賊之地朝廷悉力應副近李舜舉奏財糧未備人夫憚行朝廷以舜舉所言忠實可聽信已指揮放散人夫等更不追集諸路兵即是已罷深入攻取之策若賊犯邊自當應敵掩擊則

守禦亦有定計勘會鄙延路止以本路事力於百里之外進築城寨討蕩屯聚賊馬今涇原如更兼熙秦兩路事力即不減七八萬兵若去邊面不遠進築堡壘自可止用廂軍饋運豈須更仰夫力或賊馬嘯聚正我所欲便可討殺如此舉動尚不可為則憲之初議直抵鳴沙萬一夫潰糧絕取侮更大令李憲依前詔速具利害以聞若果難興作即罷涇原路經略制置使歸熙河蘭會路經制司本任候過防秋赴闕

已上朱本同

先是朝廷知陝

西困於夫役下詔諭民更不調夫至是李憲牒都轉運  
司復調夫饋糧以和雇為名官日給錢二百仍使人逼  
之云受密詔若軍須不辦聽擅斬都轉運使以下民間  
騷然出錢百緡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柵於山澤不受調  
吏往輒毆之解州枷知縣以督之不能集知州通判自  
詣縣督之亦不能集命巡檢尉逼之則執梃欲鬪州縣  
無如之何士卒前出寨凍餒死者什五六存者皆憚行  
倉庫蓄積所在空竭呂公著既罷羣臣無敢復諫者西

京留守文彥博言師不可再舉上遜辭謝之

此即二月二十五日

答詔

會李舜舉自涇原來為上泣言若再出師關中必亂

上始信之乃令憲歸熙河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勞之

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

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

二內臣可乎內臣正宜供禁庭灑掃之職耳豈可當將

帥之任邪聞者代珪發慙

此據司馬記聞稍刑潤之陝西更不差夫見二月五日丁

已敕勝

先是五路出兵問罪夏國幾百萬行千里無所



獲而歸上意歛然念未有以復其志者至是臨軒謂宰相王珪曰西師再舉趣以期上珪曰自古行師惟恐餽運不繼比朝廷捐錢鈔五百萬以佐軍食既有備矣復何虞尚書右丞王安禮曰珪所言特文具耳陛下誠聽之恐必誤國家事且鈔不可啗必變而為錢錢又變而為芻粟今五月矣使七月用兵則未易濟也上顧安禮曰卿亦知靈州事耶簡牘具存敕安禮就蔡確觀之安禮曰臣固不知靈州事然以今揆之未可再舉上曰姑

徐議之後十數日見上有細書於策者出以示執政曰  
此熙河措置事也實李憲為之憲云昨欲行軍糗糧已  
具下至士卒藥石無不有也一聞罷師士皆喪氣憲宦  
者猶欲立事分朝廷憂卿等獨無意乎在唐憲宗時淮  
蔡為亂廷臣附和為含育計其謀議與主合者獨裴度  
耳故一舉而元濟殲焉惜乎度之謀議不出於公卿之  
上而乃在於閹寺之間朕甚陋之羣臣相視無以為對  
安禮曰淮西之叛非有險固可負特以兵利卒頑奕世

擅命然必有裴度之謀光顏之忠李愬李祐之勇為之裨輔引天下方鎮屠之顧猶假以歲月而後得志今夏國之彊非淮西之比也李憲之庸非裴度之匹也麾下諸將非有光顏愬祐之忠勇而五路之兵非有魏博朔方之節制自軍興以來士卒羸耗器械散亡幾盡當議所以蕃息之用兵非策也且異時陛下固嘗遣憲而憲輒辭今誠知其不可而彊欲請行此為姦言以釣其上不可不察於是上悵然感悟不復議再舉事

此據田晝所為王安

禮行狀附見  
更須考察

廊延路經略司言權葭蘆寨主折可適

等乞給公使錢千緡置蕃落一指揮以五百人為額召募逃軍改刺或諸軍投換并招弓箭手借與地耕種詔公使錢給七百千招蕃落兵河東經畧司相度餘從之

詔自今事不以大小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帶三省字行出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事體太重上曰三省體均中書省揆而議之門下省審而覆之尚書省承而行之苟有

不當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統也先是官制所雖  
倣舊三省之名而莫能究其分省設官之意乃釐中書  
門下為三各得取旨出命既紛然無統紀至是上一言

遂定

體統也已上據墨  
本已下據朱本

初上欲倣唐六典修改官制

王珪蔡確力贊之官制以中書造命行無法式事門下  
審覆行有法式事尚書省奉行三省分班奏事各行其  
職而政柄盡歸中書確先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拜中  
書令故珪不疑一日確因奏事罷留身密言三省長官

位高恐不須設只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各主兩省事可也上以為然已而確果獨專政柄凡除吏珪皆不與聞後累月珪乃言臣脩位宰相不與聞進退百官請尚書省官及諸道帥臣許臣同議上

許之

此據蔡興宗官制舊典當考神宗職官志門下省受天下之成事凡中書省樞密院所被旨尚書省

所上法式事皆奏覆審駁之中書省凡事干興革增損而非法式所載者論定而上之

三省並

建政事自以大事出門下其次出中書又以次出尚書皆以黃牒付外衆以為當然王安禮初不預官制事乃

為上言曰政畏多門要當歸於一特所經歷異耳今也別而為三則本末不相見是何異秦齊二王教與詔敕雜行安所適從臣以謂事無巨細宣於中書奉於門下至尚書行之則盡善矣從之 蔡確既為右僕射且兼中書侍郎欲以自大乃議尚書省關移中書當加上字以重之王安禮爭曰三省天子攸司政事所自出禮宜均一確乃欲因人而為輕重是法繇人變也非所以敬國家已而正色問上曰陛下用確為宰相豈以材術卓

異有絕人者抑亦叙次遷陟適在此位耶上曰適在此位又曰固適在此位安禮顧謂確曰陛下謂適在此位何自大如此上每燕見大臣多及前代興亡事必究論帝王之賢否嘗曰唐德宗雖播遷然天資聰明不失為英主安禮曰德宗之為君見近而不及遠務末而不知本方在奉天時遣人偵賊中事索襦袴予之無有而乃深自悔恨未及反正置瓊林大盈以懲其失殊不知致朱泚之亂者乃自於算商賈稅間架以植怨於民使



涇原叛兵得以藉口此而聰明孰非聰明者 上臨御

久羣臣俯伏聽命無能有所論說時因奏事有被詰謫者安禮進說曰陛下固聖矣而左右輔弼宜擇自好之士有廉隅者居之則朝廷尊彼隄詬者見利而逝至於論事苟取容悅偷為一切之計而已人主將何便如此上善其言

四事並據田畫行狀附此更須考詳

上批涇原路進築城寨

已降朝旨權住興役其宣政使宣州觀察使入內副都知李憲去年功賞未施行可勘會取旨於是三省樞密

院以前十二月己巳指揮除憲景福殿使武信軍留後

仍賜銀絹各二千匹兩

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己巳

御史臺言察按

點檢羣牧使韓縝替日以官物入私家已一年本臺今年正月按舉三月方納入官羣牧司亦不公行詔付大

理寺

并十二月二日

丁巳軍器監言相州都作院造防城箭三十三萬河北無竹筭乞依定州用樺木筭從之江南東路提點刑

獄范岫言體量江南西路州縣違法抑配賣鹽事曾伉

具析鋪戶賣鹽事但有當增減處州縣不時改正詔曾  
仇點檢舉不如法者有未便即具奏請江西民病蹇周  
輔鹽法而范峴曾仇但以州縣違法為言也

朱本云此  
段入三月

乙酉體量處書  
訖今仍附本日

御史王祖道言廊延路轉運判官李

稷督夫糧出界令依陣法務崇虛文不卹事實民夫固  
不知有行伍部分之法所轄官吏又非所部紛亂雜蹂  
即肆殺戮不能禁止况夫隊常去大軍十餘里間卒遇  
賊兵不知何以捍禦方大兵未行以十萬坐食之夫頓

於五龍川者十日比及出界糧食已乏逃亡者半迺妄言苦寒所致以規免之軍之罪頃出界往回未嘗有大雨雪稷之欺罔明甚如稷具圖來上部伍行列指掌可觀及其推行紊亂一不如所言議者以稷惟事作威不知卹衆自安定堡摺運至無定河一日斬數十人故衆潰棄而去今稷雖奪官得全首領已幸豈可復領將輸伍乞按察詔提點刑獄胡宗回與沈括體量以聞

戊午宰臣王珪言天聖中修真宗正史成別錄三朝寶

訓以備省覽今當修仁宗英宗兩朝寶訓詔秘書省著

作局依例修進差林希曾肇

舊紀書戊午命官修兩朝寶訓新紀書詔修寶訓接

兩朝史下

詔成都府路應副瀘川邊事依梓州路曲赦免

二稅役錢別路準此

舊紀書詔供瀘州軍須者蠲其稅役新紀書蠲成都府路瀘州軍須

者稅他路亦如之

提舉河東路保甲司言準朝旨保甲以家

聯保以丁聯兵小保長以上緣兵置今三路施行如有

未便事理條畫以聞本司今相度以家聯保差免敕內

保甲以二丁義勇以三丁入保單丁客戶並為附保今

欲乞除官戶女戶歸明人子孫刺事人河北沿邊弓手  
戶合依舊附保外其客戶單丁戶及免丁之人自合排  
入家保責以互相覺察以丁聯兵詳差免敕本縣與都  
保別置簿遇有事故如外來及進丁限五日開收分併  
今欲乞限五日申舉開收限一年分併其未分之間多  
者就近權附少者姑闕若地里相遠餘丁不可聯者從  
舊法小保長以上緣兵置家保之法無所與於兵政至  
其覺察欺詐襲逐姦盜亦其所當有事於保伍之間非

有總率無緣齊一今欲應家保之內有大小保長亦既干預本保內事並令就轄家保所貴上下有分緩急易使從之其分併限三年

三月戊戌云云

己未以涇原路轉運副使朝奉郎葉康直權發遣陝西路轉運副使環慶府轉運判官降授宣德郎范純粹權管勾陝西路轉運判官廊延路轉運判官降授奉議郎李稷充陝西路轉運判官給事中陸佃禮部員外郎

王子韶上重修說文各賜銀絹百其書不行

其書不行當考

上批先有西界對境圖興師西討以來諸處奏報文字指畫山川道里多有異同無以考證可令逐路選委昨出界熟知賊境次第使臣蕃官差精切畫工同指說山川堡寨應西賊聚兵處地名畫對境地圖以色別之上樞密院取到舊對境圖及軍興奏報文字比對考校繪為五路都對境圖

辛酉詔自今紫衣師名止令尚書祠部給牒牒用綾紙受紫衣師名者納綾紙錢六百是歲十月優詔依度僧



牒例用紙 是日輔臣論及人材上曰人材固有大小  
然古之立功名者管仲之於齊商鞅之於秦吳起之於  
楚皆能使政令必行若於道則未也傳說之於商周公  
之於周可謂尚道義而兼功名者也人臣但能言道義  
而亡功名之實亦無補於事張璪對曰人臣患能言道  
義而不能知苟能知之功名不足道也上曰土苴緒餘  
足以為天下正此也 詔廣南路保甲依戎瀘例令自  
置裹頭無刃槍竹鏢排木弓刀蒿箭等在保下閱習若

遇捕盜器甲並從官給 上批宜州管勾溪峒安化三

州連歲荐饑加以去年大雪凍斃耕牛致羅世念等結

集劫掠若不乘時委官宣布恩惠廣為賑濟則一方生

靈枉被殺戮可審議選官措置乃差權荆湖南路轉運

使朱初平廣南西路轉運副使馬默仍賜斛斛二萬石

又詔朝廷之意非欲取其地但欲省地及蠻蜚各免饑

殍侵畧之災毋得輒有開拓招納別致生事

五月末世  
念攻德謹

寨又此月

丁卯己巳

壬戌詔諸路探報西賊人馬處處蟻集慮乘秋犯塞令  
諸路常體測如大入界衝突並令城寨堅壁清野使賊  
無所得相度機便擊其情歸熙河蘭會路經略司言  
供奉官孫晞與部落殿侍馬凌等以船接取黃河北投  
漢部落不虞西賊用詐虜之近馬凌等復逃歸言孫晞  
已被殺詔贈晞皇城副使官其二子賜銀絹酒米有差  
晞被虜已見四月十九日庚子此但合著被殺及贈官事

文思使文州刺史內侍

押班李舜舉領嘉州團練使

癸亥詔尚書省六曹事應取旨者皆尚書省檢具條例上中書省又詔門下中書省已得旨者自今不得批劄行下皆送尚書省施行著為令 詳定官制所言定到

制授敕授奏授告身式從之翌日詔官告及奏鈔體式

令官制所取房玄齡官告看詳改定以聞

并癸亥

詔翰

林醫官院改為翰林院醫官局使副已下如舊

丁卯墨史誤書

朱史移入此今從朱史

又詔六曹申尚書省送中書及過門下

省文字皆隨事立日限即尚書省事應取旨者皆日具

件數錄目尾結

甲子中散大夫知陝州劉航為太僕卿方五路西討公  
私不虞軍興諸州不知所措令佐荷校督民於田里民  
多棄田宅至或自殺獨航在陝為政令期會如平時比  
他州亦先集陝民深德之為立生祠於召伯祠旁 詔  
趙濟比聞西賊人馬嘯聚熙河並邊猝有犇衝自宜豫  
慮可按省蘭州及定西城等處守禦器具孰備孰闕所  
當調發無有後時之悔 林廣言準御前劄子封付臣

賞軍功告身宣劄等臣契勘隨軍出入與不顧死亡用命之人恩賞即無等差并引戰擁隊將校等隊下獲級所得酬獎比韓存寶奏功推賞不同詔引戰擁隊七級與遷一資毋加等推賞至五資止餘止賜絹

乙丑林廣言伏見自來邊將領兵備敵前遣斥候以為搜山遇敵傳報貴知先備內用弩手策白旗實為非計緣弩手發機佇立方能發弩白旗搜山惟險是登賊兵惡白旗窮力追逐白旗既走弩手隨之不容發弩臣愚

欲更用步兵弓手隨逐白旗遇敵必能相策從之 詔

梓州路轉運使承議郎苗時中遷兩官轉運判官承議

郎程之才奉議郎江衍各遷一官賞瀘州軍興不乏功

也

二月四日丙辰苗時中事或移見此

丙寅朝奉郎京東路轉運判官吳居厚為轉運副使

居厚

本傳遷運副下便云居厚即萊蕪利國兩監官自鼓鑄贖足一路按鼓鑄事在六年九月此時未也三年六月

癸卯初除運判六年九月除待制為使五月十四日云云可考

司天監歷算天文三

式三科令丞主簿並減罷以冬官正王賡言因減罷司

天監官監倉草場門故增置三令丞主簿於職事無補故也 詔將下諸軍從軍前走回並特免押赴軍前配逐處本城人員降一資 廊延路計議邊事徐禧等奏

本路經略副使种諤已到京朝見多日臣等至延州合

要諤計議乞趣令前來詔諤限三日內起發

密記十六日事

丁卯上批付張頡廣南兵員率多新募人材綿軟不知戰鬪加之將官若肆輕易落賊姦便其理固宜初聞山獠人數不多然慮蜂蠆有毒亦不可忽乃聞都巡檢等



遇敵退却未知存亡既能統率羣獠戰勝官軍則氣焰  
方熾未可輕也據本路即今兵將事力實未可深入窮  
討但責以嚴守山隘謹備而已卿宜處分差去將官依  
近降指揮切不得輕發有誤一路邊事仍根究死傷兵  
級以聞并十九日五月末此月辛酉詔近諸司妄以非應奏請事  
輒奏者其以應申不申不應申而申輒受之者罪法申  
明之

戊辰詔自今臣僚朝拜諸陵除見任前任執政官許進

湯餘止奠獻薦新不特拜  太宗正司言濟州防禦使

叔充乞主奉本位祭祀事太常寺看詳太祖諸子及秦  
王下各已襲封主祭諸宮院時饗並於見存子孫中令  
最長一員相承主奉於理為順從之  上因論西事曰

兵不可不試當先其易者靈州之役士氣至今不挫者  
由熙州成功故也然兵危事尤須嚴重近亡失兵夫殆  
十萬張瑄進曰漢武用兵三十餘年唐太宗亦累年征  
高麗士馬喪亡殆盡持心堅忍亦卒成功今陛下仁聖

但當訓練甲兵以彊國勢來則驅之可無後悔

己巳詔尚書侍郎奏事郎中員外郎番次隨上殿不得  
獨留身侍郎以下仍不得獨乞上殿其侍郎左右選奏  
事非尚書通領者聽侍郎上殿以郎官自隨秘書殿中  
書省諸寺監長官視尚書貳丞以下視侍郎六曹於都  
省稟事亦準此侍郎以下仍日過尚書聽議事 詳定  
禮文所言宗廟行事奠副爵不特拜於禮為允批送太  
常寺言儀禮特牲饋食禮無配其筮尸之辭止曰適其

皇祖某子少牢饋食禮有配其筮尸及祝辭則曰以某妃配某氏蓋古者吉祭有配無配皆一尸而已其始也祝洗酌奠于鉶南但有一爵及主人獻尸主婦亞獻賓長三獻亦止一爵崔靈恩廣鄭氏周禮注意以謂王享宗廟凡九酌裸朝踐饋食衍尸各二獻諸臣為獻而每獻一爵蓋筵則同凡祝則同辭食則共牢俎豆之類皆不兩陳而猶奠副爵於義無取所有祀儀禧祖翼祖宣祖太祖室奠副爵一太宗真宗室奠副爵三仁宗室奠

副爵一伏請不行其祫享別廟皇后自如常禮從之

廣南西路言費萬為安化蠻所截詔經略司具蠻賊行

徑及捕殺次第根究費萬兵馬所在以聞時朝廷猶未

知萬戰死也

并十七日丁卯及十月二日辛巳  
王奇死事又七月十二日甲申

詔將

兵皆計所部多寡所亡所獲比折分釐定賞比聞諸將

討賊多率衆以自衛及至奏功即減數以就賞顯屬僥

冒自今出戰先以所部兵多寡奏黃上功狀即計所部

人所獲級以聞

辛未詔廊延路安撫司權增公使錢萬緡

壬申詔遞馬券隸駕部令兵部尚書以下書押券頭

交趾郡王李乾德獻馴犀角象齒各五十又言廣源利

管下古旦峒首領儂勇及本峒民戶叛入邕州累牒邕

州不為施行詔儂勇元非交趾所管歸明在交趾未納

降以前自是省戶理難給還

儂勇事又見九月十五日  
今削去新紀書壬申交趾

獻馴犀二  
舊紀不書

承議郎吳潛為廣南西路轉運副使潛言

昨聞交州累來取索右江戶口臣與諳知安南事人測

度蠻情皆言三五年間必為邊患乞訓練廣西土丁戒

敕邊備詔吳潛條析措置以聞

十月戊戌

廣南西路轉運

使馬默言安化州蠻作過乞指揮所屬官司處置或乞

選有膽勇使臣前來捕殺又言自宜州界出安化等州

擣賊巢穴遠者不過三百里宜融州土丁萬人素號得

力其中必有三千人可以重賞使之蠻必効首矣上

曰默意欲用兵爾其為人麤疎付之未必辦事且所言

本路兵丁足用若用之便言不足正如匠人造屋小計

之既興功乃見材費浸多用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  
達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  
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  
不得不任其咎如瀘州乞弟其初但為索羅箇牢固骨  
價復私怨爾王宣過分往救之為乞弟所殺事遂張大  
比及事平公私蕭然勞費天下大事蓋常起於至細章  
惇曰天下事皆積小至大唐虞君臣相戒亦曰一日二  
日萬幾上曰知幾至難惟聖賢為能圖於未形所以無



智名勇功其次於其幾兆而圖之則易為力其下事至  
於著見而謀之故用力多而見功寡或遂至於傾隕章  
惇又曰善師者不陳蓋圖之未兆耳上曰事之將兆天  
常見象但人不能知彗字示人事甚直猶如語言顧今  
無深曉天道之人耳古人能知之則能消伏先帝末年  
字見甚大有聲光芒掃墳墓熙寧八年十月彗見軫軫  
長沙星朕以安南為憂王安石以為不足虞不閱月安  
南叛前年彗出即位沒於張去歲興西師乃去即位是

事由朝廷本非邊人起事之象章惇又曰太微垣正象  
朝廷王安禮曰天示變則當靜以應之此古之所以消  
伏者王珪曰天象既如此必至於用兵此亦數也上曰  
惟先格王正厥事能正厥事雖必至於用兵可以無悔  
矣事將萌而天象先見蓋人事在下氣積於上積衆人  
之氣而先見猶人之五藏有疾病而氣色見於面又曰  
天下事莫重於兵社稷安危所繫措兵既定則其他皆  
粉澤而已章惇曰古人以戎祀為大事蓋事神治人莫

重於此上曰戎與兵異甲冑起戎蓋兵至於用則謂之戎祭祀測鬼神之情狀為難用兵測敵人之情狀為難古人所以常合而言上曰太祖平諸國遣將如親行不勞而定子孫蒙福在所加重也王安禮曰太祖以不殺得天下累聖皆不妄殺一人所以後世安榮上曰三代得天下雖以殺蓋有出於不得已而殺者然未若得已而不殺古所謂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此不得已而殺又曰前世為亂者皆無賴不逞之人藝祖平定天

下悉招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以為兵連營以居之什伍相制節以軍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寓威於階級之間使不得動無賴不逞之人既聚而為兵有以制之無敢為非因取其力以衛養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業定而無叛民自古未有及者藝祖養兵止二十二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餘年蓋因於此王

珪曰國朝會要言國朝兵制雖詳然莫能推明其意張  
璪曰非陛下神聖孰能知之 上批近團結諸路廂軍  
除留京師外多已到涇原方沿邊用兵之際軍食至可  
寶惜不容冗食其間耗蠹滋甚遂下本路非甚急用者  
遣屯近裏州

癸酉鎮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豫章郡王宗諤卒輟  
視朝二日臨奠之贈太尉韓王先是中書省擬封於魯  
上批魯乃祖封太宗皇帝下見有承嫡者傳襲干柝正

統理極未便可改封故也太常擬諡博士王古曰寵祿  
光大曰榮慈惠愛親曰孝請諡曰榮孝尚書省集議以  
宗諤外招事權凌轢宗黨不應稱孝博士楊蟠曰欽事  
尊上曰恭請諡曰榮恭左僕射王珪曰以宗諤為欽事  
尊上義亦未安有司別定於是博士何洵直曰追悔前  
過曰思諡曰榮思議乃定

新紀書  
宗諤薨

甲戌知桂州張頴言知瓊州劉威引惹黎人乞特責降  
詔張頴選諳熟蠻獠事大使臣一員替劉威候到桂州

械繫効之

十九日巳巳  
七月戊戌

乙亥發運司奏夏麥大稔已下沿流拋糴須藉本錢應  
副若更撥還內藏庫實有防闕乞賜展限三年上批觀  
其奏陳覲縷甚悉於理無容却得趁麥價賤沿河收糴  
充用其意止是推托認還之期故皆事欺罔其所奏可  
不行仰依元限送納 給事中陸佃言三省樞密院文  
字已讀訖皆再送令封駁慮成重複上批可勘會差忒  
重複進呈乃詔罷封駁房先是故事詔旨皆付銀臺司

封駁官制既行猶循舊至是始罷之

丙子詔自今特旨衝替無公案者令中書隨特旨定事  
理輕重叙復者不以官高下並歸尚書刑部 詔許彥  
先與除轉運判官李君卿蔡洵各依元資序與合入差  
遣彥先等先因許將蘇頌知開封府日坐罪被責至是  
以上批勘會無名故皆復其職任彥先自監吉州酒稅  
得梓州路

丁丑上批付李憲等環慶路懷安等鎮寨覘夏國諸監



軍司并僧道悉點集期以七月會於胡盧河川欲寇涇  
原本路廣川平野最為賊馬長驅奔軼之地加之昨行  
營出塞瑪伊克之捷殲其貴將敵中銜恨最深牒報理或  
不妄若舉國入寇其兵將之衆不減三二十萬未知本  
路何以禦之可大勝捷宜博謀諸將加以帥府方略前  
具以聞 通直郎監察御史豐稷為著作佐郎先是稷  
言聞吳安持除太府少卿按安持以宰相子請囑檢正  
官劉奉世庇相州失入馮言死罪公事坐此追官今祥

禪未除即有恩命議者以謂執政家見有勒停衝替子弟用安持為例將以伸已之私臣竊惟陛下若稽經訓脩明官政將拔吉士光益治功豈特忘人之過以示容德而方官制施行章惇以罔上為門下侍郎王安禮以穢德守尚書右丞以至六行尚書列曹侍郎諸司郎官寺監丞主簿其間或以不實黜降或以贓私坐廢朝廷不應輕法守略清議致謫籍之徒首與褒選萬世肇新之官府為罪人之淵藪四方臣庶何以視效甚非陛下

稽古建官之意夫邦家之光發揮於端實之君子而消沮於智巧之小人選授之際尤在考擇如李士京韓縝之嬖人韓宗文維之孱子為大理寺左右推主簿鍾浚王安禮之佞人為將作少監減罷知禮院葉祖洽司農寺軍器都水監主簿頓起等至今未有差遣縱材誠卑凡豈不優於宗文之徒與夫鍾浚之頗僻側媚有間矣去取如此名實何考清明之朝不可不察其職事官所犯罪欲望令中書省條具事先重者稍放罷故有是命

詳定官制所言御輦院乞依舊隸太僕寺其輿輦及  
應供奉事隸殿中省牛羊司隸光祿寺其養牛乳牛兵  
匠入牛羊司從之惟御輦院不隸省寺

戊寅客省使絳州防禦使曲珍為懷州防禦使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皇城使丹州團練使李浦為東上閤門  
使寧州刺史高永能為榮州團練使皇城使寇偉為嘉

州團練使廊延路經略司上明堂川討蕩功也

舊紀書  
戊寅客

省使曲珍敗夏人于  
明堂川新紀因之

詔已圻金水河透槽回水入汴

自汴河北引洛水入禁中以天源河為名先是京索河水在汴南舊由汴堤上為槽北跨汴以過水然舟至即啓槽頗妨舟行時既導洛通汴乃自城西超字坊引洛水由咸豐門立隄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中而槽廢乃賜今名

三月十八日可考新舊紀並書作天源河

以葭蘆吳堡二寨隸

石州 詔在京秋閱賜諸軍銀器視元豐三年數付三

帥給之無遣使

本志五年事今附夏末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八

詳校官檢討

臣

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王爾烈

謄錄監生臣陳祁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八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五年秋七月辛巳廣西經略司言知宜州王竒與賊鬪失利賊兵退守大江回穴諜知溪峒蒙承想萬餘人欲攻思立寨已戒和斌據險拒之詔就差知沅州西上閣門使謝麟經制宜州溪峒事宜州軍在行者並聽

麟節制委選官權領沅州

并六月十七日十  
九日又七月五日

初費萬既

為蠻所襲經略司數移文責奇奇不能堪後數日賊萬  
餘人攻普義砦與官軍戰奇出遂敗尚有親兵數百或  
勸奇乘騎逃去奇輒罵曰大丈夫當盡節以報國遂死  
之 廣西經略司又言西南張蕃貢奉乞添至三百人  
詔具合增數以聞其後本司奏故事以七十為額不可  
增遂罷 詔知環州西上閤門使張守約再任

壬午以延州第六將主簿崔順孫為通直郎賞從軍功



也 尚書省奏自五月一日奉行官制推原法意每事  
講求緣其端本增立支節須纖悉備具即施用著明奉  
行以來於今踰月凡續降指揮申明條制雖未周詳僅  
備大略竊慮董正之初在所考察今繕集為二冊乞賜  
覆覈 都水監言大河水衝靈平埽已依前降朝旨決  
大吳埽堤使水下流以紓危墊  
七年八月庚午呂  
希道罷澶州可考 詔  
罷大理寺官赴中書省讞案自今每歲一次本寺以見  
在案盡數斷絕上中書取旨上因論刑曰先王之肉刑

蓋不可廢夫人受形於天以法壞之故謂之肉刑揚子  
曰肉刑之刑刑也周穆王訓刑大則五刑次則五宥又  
次則贖凡十五等輕重有倫至漢文帝罷之若革秦之  
敝欲休養生民則可矣如格以先王之法則不得為無  
失三代之時民有疆井分別圻域彰善癉惡人重遷徙  
故以流為重後世之民遷徙不常而流不足治也故用  
加役流又未足懲也故有刺配猶未足以待故又有遠  
近之別蓋先王教化明習俗成則肉刑不為過也

四年  
十一

月八日庚寅  
合參照

癸未詔重法地縣尉並差使臣其當差使臣監當處對  
注選人 詔三省樞密院獨班奏事日不過三班遇三  
省並獨班奏事日樞密院事當亟聞更展一班 涇原  
路經略司言知鎮戎軍种古等招納西界降人乞酬獎  
本司元準朝旨招納丁壯五人賜絹二十匹其刺事蕃  
部招誘又接引管勾使臣未審如何分結詔經略使以  
當支絹數量元差人功力多寡分給 淮南東路提點

刑獄范鏜言宿州有賊四十餘人乞於淮西或開封府界將下募兵詔差彭鐸就淮西將下選募兵三百馬三百陳留縣不係將下選募兵馬各三十捕之鐸孫弟已見

甲申皇第九子生遣江夏郡王宗惠告于太廟舊紀書甲申皇  
子似生新紀不書太府寺言提舉市易司狀賒貸人戶所欠至

多已得旨展限三年催納其先降指揮以催到分釐計數追奪酬獎請候至所展三年滿日施行上曰朝廷設市易法本要平準百貨益周官泉府之政官失其職一

切賒貸公私頗不便之雖云有收息之數名存實亡今已改用金銀鈔帛抵貨最為善法其元催致欠官吏重行追奪亦其宜也遂從之 詔除名人前如京副使費

萬追復如京副使廣西經略司言萬死事故也張頡不

能蚤慮蠻寇戎備不飭致失兵將令轉運司劾罪以聞

并六月十七又七月二日又八日

詔廊延路鈐轄兼第三副將劉紹

能移環慶路

密記七月五日

先是紹能為沈括种諤誣奏既遣

宇文昌齡鞫獄故有是命後二十七日詔紹能復歸廊

延

密記七月二十二日

明年正月己丑獄乃竟

五年四月二日六月一日十四日二

十二日七月十五日十三日二十二日十二月十八日五年正月十三日皆有紹能事今特書此

殿前

司言殿侍有千二百五人自補授至今不參班乞委諸路監司取索除蕃夷歸明徭人應仕本土及有專條許留本處者及年小痼疾委官司保明聽依舊外餘並發遣歸班仍立程限從之

乙酉賜廣西轉運司度僧牒二千供軍興

丙戌詔開封府推判官以下至開封祥符縣丞寄祿官

未陞朝者比類在京職事官並赴起居朝會 詔昨朝

廷大舉本意直擣興靈覆賊巢穴不為淺攻但取橫山而已以地形觀之自西路保安軍順寧寨趨興靈至近

昨种諤等出界自東路綏德城二十二日方至白池而

歸師八日已入塞門不因王中正种諤初議進兵何因

捨直就迂會兵夏州虛占月日勞頓士馬橫費芻糧不

能成功仰具析以聞從徐禧所奏也

四年十月批付沈括云种諤甚非善

計當始諤還延州乞對論事章十一上乃聽之而禧與

李舜舉實來計議諤入見言橫山亘袤千里沃壤人物  
勁悍善戰多馬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壘  
皆據險隘足以守禦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於  
烏延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  
中又修鹽州以據兩池之利如此橫山彊兵戰馬山澤  
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又  
其次修折盩砦以盡橫山之地諤所論大畧與沈括同  
五月丙午五月二十十六日兩人嘗列奏矣及禧先至延州乞趣



諤還在道而括已變議從禧謂銀州故城不便移置於東南十餘里間永樂塌上又議自永樂西接居延為大小十二城以據山界多與諤始謀異如是禧又劾諤誤軍道并及中正其實禧等不欲諤分其功也

禧奏諤及中正據高

遵裕傳禧乞城永樂具戊子日

提舉熙河等路弓箭手營田蕃部司

康識言與兼提舉營田張太寧同議立法乞應新收復地差官以千字文分畫經界選知農事廂軍耕佃頃一人其部轄人員節級及佐助人功歲入賞罰並用熙河

官莊法餘並召弓箭手人給二頃有馬者加五十畝營田每五十頃為一營差詣農事官一員勾當許本司不拘常制舉選人使臣請給依陝西路營田司法不滿五十頃委附近城寨官兼管月給食錢三千從之

丁亥朝散郎新除工部侍郎熊本為龍圖閣待制知桂州本自廣州召還未至會宜州蠻擾邊故改是命代張頡也

七年五月十二日賜詔  
獎諭此月甲申劾張頡

詔朝奉郎王競知宿州

如能修舉職事屏除賊盜當別加遷擢

六年正月責降

賜徐

州度僧牒五十修城及官舍從知州孫覺請也 司勲  
言梓州路轉運司保明瀘州應副軍期官等出界冒險  
以至蕩平實有勤勞詔入箐逐等並依林廣下勾當公  
事軍主簿例優等不理選限試監簿依特奏名同三禮  
推恩攝官出界比入箐第降一等第三等陞半年名次  
界首逐等陞一季名次軍大將並比折減磨勘年內勒  
停人候叙用日準此入箐在夷界死各賜絹百匹入箐  
回死六十匹出界回死四十匹 詔譯經潤文使同譯

詔應冠尚書字者官司並申狀門下中書外省準此  
戊子廊延路計議邊事徐禧等言銀州故城形勢不便  
當遷築於永樂埭上蓋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  
而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  
樂之形勢險要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  
於邊將事功實為俊偉軍鋒士氣固已百倍但建州之  
始煩費不貲蓋有不關禦戎利害而徒費供饋者城堅

守備則賊不敢攻兵衆將武則賊不敢戰固不以州城  
軍寨遂分輕重今若選擇要會建置堡寨名雖非州實  
已有其地舊來邊寨乃在腹裏他日建州亦未為晚已  
與沈括等定議自永樂埭聲塔平移市石堡烏延至長  
城嶺置六寨自貝旺川稜美蒙默特羅圍羅帕克川布尼雅  
堡置六堡寨之大者城圍九百步小者五百步一寨用  
工略十三萬餘堡之大者堡城圍二百步小者百步一  
堡用工略萬三千其堡寨城圍務要占盡地勢以為永

固其非九百步之寨二百步之堡所能包盡地勢處則

隨宜增展亦有四面崖險可以朘削為城工料但如所

約可足從之

沈括自誌云前此詔諸帥圖所以剪夏人廊延請城石堡以臨之彼保旱海之阻勝

則進敗則絕幕而去使進有石堡之阻則幕南不可以宿師大幕昔為彼守者乃今為我用也朝廷遣徐禧李舜舉來計議禧乃欲先永樂以陷其腹心括以謂永樂敵所必爭路險而遠勝不能相維敗不足相救非戰守之利也必欲城永樂當自石堡始次羅帕克羅圍蟻封而東壘障山連然後永樂可城也非數歲之力不可就議之三月諸將皆樂成功之速卒然禧議按种諤傳禧括定議外諤則未嘗以城永樂為非既敗乃為此言耳今不取五月二十六日初遣禧等舊紀書戊子城永樂新紀於八月甲戌乃書城永樂

詔御史中

丞舒亶舉任言事或察官十員

新紀書此  
舊紀不書

詔李察差

團結廂軍三萬人令團結官押赴鄜延路聽李稷賦功

詔鄜延路修寨兵馬依出界例賜特支錢

己丑馬軍都虞候衛州防禦使環慶路總管林廣卒廣  
還自瀘南會西邊用兵廣復上章請對面陳方略且言  
韓存寶雖有罪功亦多以今日朝廷諸將存寶不至於  
死於是遣廣還舊任疽發頸卒於道廣為將持重善馭  
衆士卒樂為之用然在瀘南以敕榜招蠻出降而殺之

及卒頸遂斷人以為殺降之報云

辛卯考功員外郎蔡京言奉詔編中書御筆手詔凡千三百四十六事自治平四年抵熙寧十年為二十一冊

乞頒付中書省從之

元豐元年正月十六日辛卯京初建言

廊延路經

略司言據捕獲蕃部策多伊克稱本弓箭手十年前為西賊所虜隸牙頭祗候殿直吹邁下昨聞牙頭點集十二監軍司兵欲往廊延詔策多伊克慮是西界首領因捕獲虛稱在吹邁下令經略司究實及取問西界事以聞



士辰賜河北東路提舉司度僧牒千兌錢與黃河隄防  
司應副新河 詔刑部貼例擬進公案並用奏鈔其大  
理寺進呈公案更不上殿並斷訖送刑部貼例不可比  
用及罪不應法輕重當取裁者上中書省 河東路經  
略司言寧府寨監押三班奉職張天翼隨高遵裕攻靈  
州戰沒緣邊覘知西賊已送天翼與契丹詔王居卿羈  
縻天翼家屬具人數以聞又詔假店宅務屋十五間令  
開封府保管後詔其子並聽先以陣亡推恩

癸巳樞密院言淮南羣賊驅虜良民經歷數州彭鐸追捕未得欲下本路募人告捕獲首領賞錢六百千與班行次首領三百千徒伴能自殺捕準此上批范鏜奏今月戊子追迹羣賊於傅家曲斬捕淨盡可更不須指揮

今月戊子  
七月九日

詔王中正罷入內副都知并皇城司為昭宣使金州觀察使提舉西太一宮仍放謝辭任便居住徐禧奏中正行軍避直就迂詔中正分析而中正亦自言目病乞罷內職故有是命詔應臺察事並由尚書

省取索事小者先約法送中書省取旨 詔諸改官於

官名應避者擬以次官資品恩數並依合改官法 詔

蘭州所修城櫓等未畢功料今防秋之時令趙濟雇募

人修築七月畢功

城蘭州始議制度宏大王安禮曰省版築之勞使城小而堅則易為守上

曰卿欲棄蘭州邪安禮曰蘭州不可棄也臣以謂工役省則用力專曠日暴衆則羌人得以乘其懈城苟堅雖小可恃如其窳也雖大奚補未幾邊臣奏減蘭州制度果如安禮言此據安禮行狀附見當考

乙未詔景靈宮成歲時朝拜薦獻之禮其令禮官閣門

參酌條上

八月庚申條上

詔廣南西路安撫司措置宜州溪

峒司已錄付見行陝西賞功格據前後官推賞及具當降宣劄者以聞 葭蘆吳堡寨各招置蕃落二百人

夔州路轉運判官席汝明言奉朝旨據彭孫結納義軍指揮使菊曩二菊曩大把截將王用祥已捕獲射殺魏從革獠人木八言有未獲獠人木琴大木琴二木鷄菊曩二等自効必能捕獲令席汝明應接施行即遣差使馮正符同王用祥說諭朝旨授菊曩二三班借職今據菊曩二斬木鷄首級其菊曩二菊曩大自投順向化能

不顧逆黨脅齒用命禽賊實著勤効其射殺魏從革獠  
賊四人已獲半差使馮正符昨以諳熟夷情差權歸正  
寨監押就令勾當二十七次將命菊曩二等部族小心  
辦事先詳酌推恩詔菊曩二除右班殿直南平軍夷界  
巡檢菊曩大王用祥皆為義軍指揮使馮正符遷一資  
為歸正寨監押

去年八月辛巳二十七日又十二月甲戌二十日又明年閏六月戊寅四日

可先是瀘南用兵林廣為統帥朝廷遣彭孫繼之而稟  
命於廣孫惡其隸廣也乃詭曰乞弟巢穴在瀘南之西

南若由南平趨播州以往則出其不意宜有功朝廷從之知南平軍魏從革受孫命率兵治道木琴等駭其至起兵殺漢軍射從革以死一路驚擾議者皆謂夷殺漢將當發兵討捕汝明獨請於朝曰木琴非與乞弟同惡者不意漢兵猝至而致此釁若官軍出討則是又生一乞弟矣臣以為宜募他族使圖之則無大費而罪人得朝廷以為然顓委汝明召夷酋菊曩等入卧内解帶推食以示恩信不數月菊曩斬木琴首以獻上嘉之進官

一等

此據呂大防墓誌當考或附汝明進官時

上謂輔臣曰唐明皇晚年

逸豫以致禍亂如本朝無前世離宮別館游豫奢侈之事非特不為亦無餘力可為也蓋北有強敵西有點羌朝廷汲汲枝梧不暇然二敵之勢所以難制者有城國有行國自古外裔能行而已今兼中國之所有比之漢唐尤彊盛也

丙申誠州言先奉朝旨令淮南等路刺配罪人三百前來自後止配軍士四人望許令諸路廂軍投換從之

通直郎張堯上言夏人未伏天討多歷年所陛下奮發神武再興王師去歲進討隰城却敵攻取之利已有成形雖興靈未拔戎人困於蹂踐此人事已得之矣兵不厭計臣請言其失招降之信不立要害之地不城責帥之律未明賞功之惠已厚統制之權不一饋餉之法未講古者懷致遠人莫如恩信夏國悖亂其衆離心今日之勢正當以恩信招徠之時竊見邊將出師首級之賞厚招降之賞薄故投戈就降之卒皆斬級而進利之所



在勢所必趨然於國家之計其失大矣臣欲乞明降朝  
旨戒勵將士生降之人與首級之賞相若降人得存撫  
之利彼將扶老携幼以歸聖化臣故曰立招降之信夏  
人百年彊盛力足以抗中國者其勢在山界山界地沃  
民勁可耕可戰自王師之出夏人盡驅丁壯於河外以  
固巢穴今可度其控扼之處急為堡障然後築銀夏宥  
州以及洪鹽取鹽鐵之利以實邊粟通清遠修韋川下  
瞰平漠靈武之壁可拔也昨大軍之還不慮此為後圖

臣故曰城要害之地夫用智分則其慮疎用力分則其氣奪昨經俘虜殘敵已甚臣謂宜因此時分定山界付之諸帥議定可建城寨以次興築嚴立期限責以成功乘機擣虛數路並進使敵不知所應今朝廷之議未定諸路未知所向臣故曰責帥之律未明將士前敵効命誠國家厚賞所激若使之常有所冀則進而不已既足其欲彼將圖全臣以將帥之賞不當以首級為效必得其城取其地獲其酋長及大克捷乃優以官賞不然徒

累首級遂致大官此邊將所以玩寇自封甚大患也臣  
故曰賞功之惠已厚法令不一人將無所措手足況邊  
機兵行之際乎此曰可進彼曰可止此曰可降彼曰可  
殺取捨紛亂間不容髮臨敵敗謀臣竊為陛下惜之故  
臣論統制之權臣已言增築山界漸據要害以圖進討  
則諸路修置城壘於今為先所築以次則相去不遠饋  
糧之法不勞遠齎頗增粟直計地里之費則商人奔走  
塞下不待驅而自致與向之募夫其利相遠矣故臣論

饋餉之法六者西邊今日之勢也為陛下略舉之矣然  
臣又將有所深言之趙德明之死元昊之齒未壯也朝  
廷務於姑息養既成跋扈難制所謂當身不除百世  
之責也今夏人亂亡無日不可以曠日稽誅憚而不為  
三數年間復為邊患則國家西顧憂未有艾也惟陛下  
力行之爾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  
待時當今之時則不可失也上批送中書省乃擢堯通

判環州

張堯何許人當考  
六月辛亥巳見

丁酉李憲言西賊盤泊所在惟鐵毛天都二山及沒煙  
胡盧河數處嘯聚不下數萬為今之慮須令苗授李浩  
將兵於定西城蘭州照應臣部勒三四軍會熙秦之師  
直擣鐵毛山諤格什若賊兵退保天都即并兵進討所  
謀置城寨候出境隨機處畫可則興築不可則旋師如  
言可采除更不追廊延環慶兵差夫外餘並乞仍舊施  
行乃可集事詔李憲所圖至小奏乞朝廷應副事大令  
依六月詔罷涇原路經略制置使歸熙河蘭會路都大

經略司候過防秋赴闕

二十九日巳酉  
令憲且在涇原

李憲請發關

中民運糧蘭州為五月之儲朝廷將從之王安禮曰臣聞靈州之役役夫被斫植立而不動彼固不畏死奈何以死恐之今關輔以西丁壯轉徙物價昂踴乃欲調難用之夫輦至貴之物橫絕賊壤未見其可臣竊料蘭州戎兵其數未多果可以守則見糧猶足為用以為不然則適足餌寇願陛下俾憲自調之憲果以為難其後改用卒夫以時運之

此據安禮  
行狀當考

續給空名宣頭百付河

東路經略司

戊戌詔涇原環慶熙河蘭會路都大經制司涇原路經  
略制置司據諸路上所聞賊馬頗屯並塞兼廊延路見  
議進城山界須諸路兵為聲援令涇原於鎮戎定川熙  
寧高平寨各駐一軍委劉昌祚盡護之須兵馬三萬以  
上環慶於大順城荔原柔遠安疆寨各駐一將令經略  
司委近上將領盡護之須兵馬二萬以上熙河路蘭州  
已東昨擬修堡子內三處未曾興工仰都大經制司相

度那移本路將兵因今來防秋之際不妨就便以廊延差到廂軍興役未知便否及轉運使可與不可應副仰

一面計會相度施行訖奏

密記二萬以上其後別有  
此段實錄無之今附見

詔以今年六月并七月令張頡劾知瓊州劉威及威具折并廣西轉運司奏威功狀威奏鹽柵二狀並錄送吳潛考實以聞先是張頡奏威引惹蠻人生事詔劾之而轉運司奏乞推賞繼威又自陳修柵畢工洞首符揖皆納罪請降不敢擅據其地故改命潛究其同異

六月壬申甲戌



又九月  
辛卯

庚子通直郎考功員外郎蔡京為起居郎仍同詳定官制京前為官制所檢討文字於是上批京久在官制所諳知創法本末其弟卞雖見充詳定緣係暫置官局所職止於看詳文字別無政事關由雖兄弟共處理亦無害故也 閣門通事舍人崔象先周宥並為禮賓副使

帶御器械勾當皇城司以上批舊給事東宮故也

十月甲子

劾住滯十一月丙申取旨明年二月庚戌斷

西京左藏庫使吉州刺史內

侍副都知石得一為入內副都知東作坊使嘉州刺史

帶御器械劉有方為內侍押班仍詔自今遷補都知押

班並三省樞密院同取旨

三月乙未已有詔自今入內內侍省初除都知押班中書

樞密同進呈又十一月乙未都知押班除授歸密院

詔開封府界團教場簿籍

記保甲事藝其紙劄并雇直未知從何出辦提舉司可

具析以聞先是緣教習保甲費皆從官給獨此無所從

出上恐其擾故雖小亦令究治大理寺斷絕公案官吏

共賜四百千次第均給之

御史王亶言昨廢廣濟河

輦運自清河轉淮汴入京臣每見累官京東博知利害者詢之皆以為未便如廣濟安流而上與清河沂流入汴遠近險易較然有殊望更體量詔令轉運提點刑獄提舉輦運司以舊廣濟河并今清河行運比較利害

五年

二月十日  
罷廣濟運

廣西轉運司言安化州蠻為寇乞權禁止

入省地賣買詔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經制宜州溪峒司相度指揮補徐州寧淮指揮軍員龐德于為三班差使賜名嗣忠以德捕殺彊賊為賊所害也涇原路

經略司言三川寨巡檢王貴輕易領兵過壕與西賊鬪敵致傷折多詔獲級傷折人依格推賞河北路都轉運使蹇周輔言江南西路通般廣鹽臣始奏畫立法今虔州南安軍推行方及半年已收息錢十四萬緡茲實已成之效又言定州修倉已見功緒上批方今西師在邊其北面軍實正宜晦藏形迹以杜彼疑令蹇周輔謹密毋得張皇所差出官常作已意識之

辛丑洪州奏自更定鹽法新添鹽錢並合起發赴京深

慮遲滯乞先次出賣新鹽然後起辦舊課庶可及期裝發上批本路新額鹽課並係朝廷指揮準為邊糧糴本之用歲歲常須登辦仍須及期經制到京起時糴入遂從之 涇原路經略司言管押歸順酋長阿克密等二十五人赴闕以上批昨行營出界及塞下招納夏人酋首及羌巢使令之人自歸順後有功者可押赴闕引見故也後阿克密遷皇城使本族巡檢餘馬池特阿香等皆遷官賜袍笏銀帶有差 詔自今臣寮上殿劄子並進呈

取旨先是三省樞密院或不以進呈直寢之故有是詔  
壬寅詔鄜延路見修六寨其長城嶺寨以西接連環慶  
路金湯白豹已指揮環慶路差二萬人並邊照應若別  
無興作即是虛勞軍馬令徐禧沈括計議其當進築城  
寨處與曾布議定以聞 賜廣南西路轉運司度僧牒  
二千糴宜融州軍糧 詔彭孫功與罪相當其賞罰各  
不行時孫出界亡失正軍當降兩官斬獲首級當陞兩  
官以功贖過故也 皇城使涇原路鈐轄姚麟知鎮戎

軍 詔諸門令商稅院統轄 蘭州置馬軍廣銳兩指  
揮步軍保捷兩指揮各以五百人為額保寧兩指揮各  
以四百人為額牢城一指揮仍許諸軍投換 賜陝西  
路轉運司銀絹各二十萬錢鈔三十萬應副廊延路計  
議邊事所用度從判官李稷請也時計議邊事所又乞  
錢百萬緡工匠千人生熟鐵五萬斤牛馬皮萬張車二  
千乘義勇保甲萬人遞馬百匹亦從之

癸卯詔乞弟逃竄其地已賜羅氏鬼主鋪永令知歸徠

州及令楊光震兄弟并沙取落務嫂等蠻會合掩襲所  
獲夷戶令自為主如獲乞弟即依朝旨推賞令瀘南安  
撫司常舉行吏部言立到選官格各隨所任職事以  
入仕功狀立格如選巡檢捕盜之官則以武舉策義武  
學生或因臣僚以武略薦或自陳兵略得出身之人他  
倣此從之詔御輦院既未有所隸宜令專達時上欲

釐正殿中省職事置六尚如唐故事度禁中未有置省

之所且未遑也故有是詔

王鞏甲申雜見云初議官制  
張誠一要易都知押班名置



殿中監誠一時被眷無敢異者既而與諸監制度作劄子同進呈神宗顧左右無內侍省官在側以御衣遮手搖之曰不可遂卷殿中監劄子收袖手中即別處分事徐顧蘇頌于容蔡京元長曰此名不可輒易祖宗有深意陳鎮刑部嘗與官制局時在親聞德音此事當考因未置殿中省且附見

甲辰汝州防禦使駙馬都尉王師約為晉州觀察使

詔叙復不以官高下並歸尚書刑部內合取旨及職任非吏部者並上中書省

丙午詔涇原路安撫制置使司所辟置官屬與所奏乞事悉罷詔自今外取堂後官供職及五期乃聽出職

詔謝麟於湖南北各選兵千人令王克平就本將下

簡將領詣宜州聽麟節制 詔彭孫權涇原路鈐轄充

經制宜州溪峒司準備將領就差知欽州供備庫副使

李時亮知瓊州衝替劉威仍劄與李時亮昨以劉威擅

討黎人引惹邊事當用心懷撫早令安帖

七月辛巳劾威謝麟經制

四年十二月丁卯彭孫責金州監當考

丁未以兩朝國史書成燕垂拱殿

兩紀並書燕修史官

賜南外

都水監丞司度僧牒六千備廣武上下埽 詔進呈衣

糧樣舊屬左藏庫及倉界自今衣樣歸太府寺糧樣歸司農寺

戊申詔應緣支給軍賞物帛乞取者論如河倉法與者並坐 詔河北都轉運司借支澶州封樁軍糧五萬石

特除之自今河北三州封樁軍糧如敢請借支者依擅支封樁錢物法 詔已置瀘南安撫司其遂州鈐轄司

事並隨安撫司移瀘州

并四月十九日大觀三年六月八日瀘南安撫司奏請乃四月

十九日 指揮

詔熙河路自今如不用條詔擅役將下兵毋

得應副以李浩擅役令般木踏塹故也 詔諸司文字

上下並申六曹

己酉涇原路經略司言謀報西界十二監軍司人馬齎  
五月糧於胡盧河點集國母小大王七月未過黃河欲  
以八月克日寇鎮戎軍大川詔留李憲且在涇原照管  
邊面速遣人深入覘候如有實狀即追秦鳳熙河先團  
結諸將兵馬及環慶二萬人騎令姚兕統領合力驅逐  
毋失機會又須得其要領乃可進師令蘭州嚴行隄備

并詔環慶秦鳳熙河蘭會經略司應李憲追兵如敢妄  
有占留發遣遲緩者當行軍法先是謀言秉常久被囚  
閉今又言國母小大王同過河時亦莫知其實

丁酉先  
令憲赴

關

大宗正司言忠國夫人馮氏乞依熙寧二年春葬

承範冬葬允弼例乘凶葬夫宗諤太史局言今年五月  
葬勝王若又葬豫章郡王據地理新書一年不可再葬  
詔依太史局所定 太常寺言丙申詔書季秋祀英宗  
於明堂推以配上帝其餘從祀羣神悉罷臣等以類推

之猶有未盡者謹案周頌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而本  
朝啓蟄而雩有司尚緣近制皆以羣臣從祀恐與今詔  
意不同臣等伏乞將來孟夏大雩惟祀上帝以太宗配  
餘從祀羣神悉罷以明事天不二又言據禮雩壇在國  
南今寓園丘非是乞改築從之

因之

舊紀書已酉始建雩壇  
祀上帝以太宗配新紀